國朝寶鑑序 御製

實錄與寶鑑皆史也而其體不同事巨細得失無不筆藏之名山以竢天下萬世者實錄是已取其訓謨功烈之大者特書而昭揭

爲後嗣王監法者寳鑑是
已故寳録秘而寳鑑彰寳
録期乎遠而寳鑑切於今
是二者皆不可闕而撰諸
虞夏商周之史夫子所刪
百篇之旨則寳鑑爲尤近

之然有國者皆有實錄而
寶鑑則惟我朝有之其作
自光廟始也攷之前代
如宋之三朝寶訓傳法寶
錄皇明之祖訓錄文華
寶訓之類非不亦揚先而

裕後也若其并記言動兼
該德業約而不遺信而可
徵未有若我朝之寶鑑
大聖人制作信乎其盡美
矣夫肰寶鑑有三而國朝
寶鑑載 太祖太宗世宗

文宗四朝而止 宣廟寶
鑑肅廟寶鑑各自爲一
書而不及乎後前盖美矣
而未備也粤若 定宗端
宗世祖睿宗成宗中宗仁
宗明宗仁祖孝宗顯宗景

宗茲十二朝之謨烈無述
焉雖其名山之藏罔有墜
逸而孰得以窺之肆惟我
先大王有志補輯嘗與羣
臣謀而不遑舉也逮予嗣
服之五年辛丑九月先

大王實錄成議將纂修寶
鑑仍竊惟念 先大王道
本孝弟政先鰥寡五紀憂
勤一念繼述用咸和臣庶
允升于大猷苟有以揄揚
萬一其爲後嗣監也無以

尚之寶鑑之役固宜亟毋
緩而昔之不遑補輯者亦
安知不有待於今也夫以
十二朝之有功有德丕顯
丕承而竟未有以特書昭
揭則是豈予奉承 宗廟

意哉詩書所載成王周公之所諷誦勸戒雖多道文武之事者然又必追述太王王季以及乎公劉后稷之迹蓋欲其揄揚者備而監法者廣也予其敢專於

眤而忽於遠乎於是命館
閣臣幷取 十二朝實錄
分編纂修越明年三月工
告訖 十二朝暨 先大
王寶鑑皆成乃與 四朝
寶鑑 宣廟肅廟寶鑑通

爲一而次以世捴而名曰
國朝寳鑑凡六十有八卷
予敬受而讀之曰嗚呼美
矣又備矣四百年心法典
章盡在是矣凡其典學修
德之要敬天尊　祖之實

與夫節用愛民興教正俗
之方 列聖相因萬目畢
張而記載無闕功化孔彰
炳日月軒天地將以垂諸
無窮愈久而愈光斯則
先大王之志而今焉有成

豈不幸哉嗚呼即是書而
仰體 先大王之心法修
明 先大王之典章因而
溯乎 列祖之心法典章
用勿隳 列祖暨 先大
王之所以予詒者而詒之

予子予孫寔予之責也雖
然君之有臣猶天之於四
時也故 列聖朝盛德大
業尚亦有賴于名臣括輔
左右協贊之力矧予寡昧
微擎工勵翼昌其有獲且

古之承弼亦惟廷臣乃祖乃考今其嘉謨嘉猷班〻見乎是書則是書之爲鑑奚獨予一人也哉詩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又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盡

相與勗之遂書以為序時

予踐位之六年壬寅陽月

國朝寶鑑序　御製

昔我　正宗大王聖知天
縱道冠百王制作侔於造
化聲明彌於寰宇成己成
物躬致太平者二十有四
年尤以崇奉　宗廟承

先謨揚之　先烈爲制行之
本由是卿士庶民咸服其
大孝焉始我　世祖大王
命輯　太祖太宗世宗文
宗四朝謨訓之有關監法
者號曰國朝寶鑑其後

宣祖肅宗兩朝寶鑑各自
成書未為一統文字我
英宗大王嘗有意於會通
而未遑焉及 正廟初始
修 英廟寶鑑仍並修
十二朝寶鑑未及編者彙

爲一書凡首尾幾三百年
歷屢聖而後書始成纔矣
哉 正廟親撰序文畧曰
詒之子子孫孫寔予之責
也大哉言乎書云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詩云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子小子曷敢不敬遵而繼成之乎肆我　純宗大王躬曾閔之行體勵華之德恭儉寅畏道洽政治蓋三紀如一日其嘉謨嘉猷之當大書

特書者不可悉數亦我

皇考翼宗大王明達之姿

仁孝之性克繼克承德爲

聖人雖大統未集而追王

之禮已擧矣况代聽四年

之間厚澤至善有沒世而

不能忘今茲 三宗寶鑑
之續纂不宜緩也此正建
天地質鬼神而百世以俟
聖人者也詢謀既同考校
既訖有以仰 先廟之事
英廟之志 正廟之繼述

之盛也且是年即我 東
朝殿下恰躋六旬 慈聖
殿下光屆望五之歲而我
家罕有之慶也於是乎銘
之以琬琰播之以管絃以
揄揚 慈德之萬一而又

追上我 純翼兩廟徽號
予小子靡極之誠庶或少
穪此際寶鑑適成有若湊
合者然 宗邦之幸孰大
於是原編既有 正廟御
題弁卷首予小子又不敢

不敬遵之是亦奉先思孝
之一大義諦云爾
予踐位之十有四年戊申
八月

國朝寶鑑序 御製

國朝寶鑑之書始於 光
廟丁丑大備於 正廟壬
寅繼而 三朝寶鑑成於
憲宗戊申於是 列聖相
傳之心法政謨粲然具備

秩然有序足以垂示於永
久惟 憲 哲兩朝寶鑑
未遑續纂堂搆繼述之責
在我後人予小子何敢辭
焉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詩云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後嗣王繼統守成之道惟在於監于成憲不忽舊章而已雖然監法于遠未若監法于近之爲親且切也以其耳目之所覩記風教之所擩染不待想

像而自有觀感之效耳猗
歟　憲　哲兩朝之豐功
盛德夫人皆可得而言之
憲宗則冲齡御極乾剛在
手右賢左戚朝著清明
哲宗則舊勞于外知稼穡

之艱難藹然惻怛之誥不絕于策是以三紀之間風雨時若年穀屢豐四境寧謐人民樂業至今黃童白叟歌詠聖化尚切朱絃綠竹之思此豈非近而可

監者守哉以　兩朝享國
不永施澤於民未久爲憾
然竊稽周之成康漢之文
景明之仁宣賢聖相繼號
爲郅隆之世而考其歷年
近者十年遠者不過三四

十年而其遺風善政洽于
民心綿國祚於數百年之
久哉 兩聖在宥亦僅二
十有九年矣其親賢樂利
之化使人久不能忘也佑
啓我萬億年無疆之基可

以媲成康而軼漢明豈不休歟朕既命館閣耆老諸臣採輯日錄掇拾遺聞纂述

兩朝寶鑑各四卷以續前編又於前編略加刪補合為一統之書閱十月

而鋟梓告成書凡九十卷
於戲　兩朝治化如太虛
過雲無跡可尋若無是書
予小子何所監法爲遂書
弁文以寓自勗之義
隆熙三年六月

[illegible]

國朝寶鑑總叙

世宗嘗覽宋史甚喜國史院撰進正史實録之後又輯祖宗宏謨要政撰寶訓以備邇英講讀曰此可法也命藝文館大提學權踶集賢殿大提學鄭麟趾等采摭 太祖太宗宏謨要政編為 兩朝寶鑑竟未之成

世祖二年丁丑春正月 上欲成 世宗未卒之志事命輯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宏謨要政設修撰廳以集賢殿大提學左賛成申叔舟集賢殿大提學判中樞院事權擥皆兼知

春秋館事吏曹參議李克堪判典農寺事姜希孟判司宰監事成任皆兼春秋館編修官而爲堂上藝文館直提學韓繼禧右輔德直集賢殿金之慶右文學藝文應教金壽寧皆兼春秋館記注官而爲郎廳且謂實鑑實本於宋國史院撰寶訓與正史實錄偕行也修撰諸臣幷稱史官至三年戊寅春正月爲書七篇具箋以進 上覽而善之賜堂上五人鞍具馬郎廳三人加資復宴修撰諸臣極歡而罷

序曰自古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歷年綿遠者以其子孫能守祖宗之遺訓不敢失墜也其所以旋得旋失運祚不長者以其先世雖有遺訓而子孫蔑棄之不守也是以繼體守文之賢主兢兢慄慄奉遵成憲不敢自滿自賢者有見於此也我 太祖大王創業垂統貽謀萬世 太宗大王 世宗大王時當太平中外寧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與民休息 文宗大王承之亦克同底于治凡 四朝經遠之規寬大之

政　聖謨之施於事業者　聖情之見於
言行者並煥乎實錄第恨藏之金匱人莫
得而見也天順元年春我　殿下命臣叔
舟及知春秋館事臣權擥編修官臣李克
堪若曰予寡昧嗣承丕基懼不克負荷惟
祖宗是憲未敢遑寧　世宗嘗命權踶鄭
麟趾等編集　太祖太宗兩朝寶鑑而未
就爾等其撰　四朝謨訓俾予寡人有所
矜述且令子孫知大業積累之艱而所以
凝天命結人心者不如此則不可也臣等

奉承嚴命不敢以荒陋辭書成以進命臣
叔舟序之臣竊惟商湯光啓亳命而賢聖
之君六七繼之文武開周業而成康謹守
之宣王中興之商周之祀至數百年不過
能守祖宗之遺訓耳我　列聖聖神相繼
闡帝王之道而德冠乎百王極事物之變
而智周乎萬物動靜云爲發號施令皆至
理之所在至道之流行也　列聖雖已沒
世精神思惟寓於此書使子孫而念此觀
祖宗之勤政講學則思所以存心出治之

道觀　祖宗之求言納諫則思所以舍己
從人之美體敬天勤民之訓則必致謹於
天命人心之際法進賢退邪之謀則必立
辨於君子小人之情引而伸之靡不皆然
常若　先王儼臨乎前焉則必有惕然而
自省惻然而不忍者矣夫如是則吾之心
即　祖宗之心吾之政即　祖宗之政而
二帝三王之治不足致也然則是書也誠
為千萬世子孫之寶鑑而我　殿下欽奉
祖宗揚厲無前之盛美以遺後人之成規

者嗚呼至哉天順元年十二月日輸忠協
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賛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
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 臣 申叔舟謹
序

箋曰輸忠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
大夫議政府左賛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
秋館事兼判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
臣 申叔舟輸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
功臣崇政大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

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判吏曹事吉昌君
臣權擥推忠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曹參
議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克堪等伏奉教
旨撰國朝寶鑑已訖謹繕寫投進臣叔舟
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瑶圖撫
運承 列聖之丕基金匱紬書實萬世之
懿範俯殫管見上瀆 宸聰竊觀堯舜之
功稽典謨而可擧文武之政在方策而不
隳皆備當時之憲章用遺後人之矜式恭
惟我 太祖大王勇智天錫聖敬日躋提

三尺而集大勳肇開王業登五位而布寬
政垂裕後昆　太宗大王盛德在躬沉機
先物武定亂略宗廟社稷之再安文致太
平禮樂刑政之四達　世宗大王以不世
之聖當有為之期巍乎功煥乎文制作軼
於三代漸以仁磨以義治教洽於羣生逮
文廟之誕承按成規而謹守勳華授受並
是精一之相傳明良都俞莫非時幾之交
勑仰惟　祖宗之謨訓實為子孫之儀刑
恭遇　主上殿下文武聖神聰明睿智叅

兩儀而建極每念艱大之遺繼　四聖而
重光方恢持守之道爰命史局備撰鴻猷
臣等俱以庸資仰承隆委體會要之遺意
搜掌故之舊章凡發政施令之宜粗述梗
槩而垂世立教之要悉提綱維縱未精於
編摩亦庶便於考閱儻加省納措諸設施
宜古宜今益隆致治之美善繼善述更期
卜曆之長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箋隨進以聞天順元年十二月日輸忠協
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集賢殿大提學知春秋館事兼判
兵曹事成均大司成高靈君臣申叔舟輸
忠衛社協策靖難同德佐翼功臣崇政大
夫判中樞院事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
秋館事兼判吏曹事吉昌君臣權擥推忠
佐翼功臣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春秋館
編修官臣李克堪等謹上箋

睿宗嘗欲命纂 世祖寶鑑以續於國朝寶鑑
而竟未之成

成宗二年辛卯秋九月 上御寶慶堂夜召入

直經筵官朴孝元講國朝寶鑑蓋用宋朝通
英講寶訓之例也遂賜酒命自今經筵官二
員直宿十年己亥夏五月領議政韓明澮奏
曰 太祖太宗世宗盛德大業載於國朝寶
鑑而 世祖朝尚闕焉請以 世祖訓辭及
兵法纂輯成書以續國朝寶鑑 上可之命
大提學徐居正撰進竟未之成今文苑故家
或有寫本續寶鑑紀 世祖成宗時事稱徐
居正撰然義例大異於寶鑑如稗官小說之
體且多引筆苑雜記而筆苑雜記即居正之

所撰必無自引已書之理況居正卒於成
宗之世亦不當預撰　成宗實鑑其爲贗作
斷可知矣
中宗三十一年丙申夏五月命設撰集廳編次
祖宗朝嘉謨善政以續國朝寶鑑撰集廳將
考春秋館實錄副提學成倫等啓曰考見實
錄事重體大況　祖宗可法之事盡載國朝
寶鑑今雖更撰亦無可加至於廢朝可戒之
事瞻聽未久不須撰輯也　上曰自古有大
事考實錄例也纂寶鑑而不考實錄可乎撰

集廳已設不可止也然竟未之成
明宗二年丁未夏六月軍資判官尹豁撰進國
朝寶鑑類抄二卷其目二十有八曰為治為
學勤經筵敦孝友興學校明教化議禮樂闢
異端敬大臣開言路求賢能辨人才擇守令
勸農桑慎刑罰省徭役崇敬畏欽天災勤民
瘼謹鑑戒崇儉約戒逸欲養世子教戚屬防
宦侍重邊將嚴武備馭夷狄也　上嘉其志
命陞僉正
仁祖十九年春正月大提學李植上劄言　宣

廟實錄為奇自獻李爾瞻等陰削舊錄自加
誣筆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宜及此野
言家錄未盡散亡開局改撰　上可之又因
大臣言專委植在家撰集且教曰纂修畢後
抄出　聖謨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別為一冊
以進植未及撰進而卒
孝宗五年甲午夏四月教曰古人有言欲法堯
舜當法祖宗子孫之當遵行者莫如國朝寶
鑑而近世罕有此書其令校書館鋟印廣布
參賛官金益熙奏曰國朝寶鑑止於　文宗

以上而 世祖至 宣祖事實閭巷間亦往
往有搜輯者今因此會開局續纂以成全書
宜也 上是其言命議大臣大臣皆以爲可
領中樞府事李敬輿尤力賛之遂命開局以
金壽恒爲都廳竟未之成
肅宗六年庚申冬十一月工曹參判李端夏上
疏言臣父修史之日親承 仁祖聖教諭以
畢役後抄出實録中 聖謨可以爲法於後
世者別爲一冊以進而事未及就臣父遽歿
此爲遺恨之大者也今以考見凡例移奉

宣廟朝修正實錄就其中抄出謨烈政教如
國朝寶鑑以備　睿覽則其有補於取則當
不淺勘臣父受教未就之恨亦可伸其今日
矣疏下備局備局覆奏曰李端夏父故大提
學臣植親承　仁祖聖教未就而歿則令因
紬閱秘史端夏兼管此事抄出成書以副
仁祖之成命以終其父之遺志公私俱宜并
令依疏辭施行七年辛酉春正月端夏以備
堂奏于次對曰故相臣李敬輿建白於　孝
廟朝請續編國朝寶鑑令領相金壽恒為都

廳而事未果行令於實錄廳加出一堂上專
掌此事而江華留守李選嫻於考閱委任責
成好矣 上可之竟未之成十年甲子夏四
月端夏以 宣廟寶鑑十編隨劄以進 上
下教嘉奬命賜馬
劄曰議政府左參賛臣李端夏伏以臣先
父臣植在 仁祖朝劄請刊正 宣廟朝
誣史朝廷遂以屬筆 仁祖仍命纂修畢
役後抄出 聖謨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别
為一冊以進而事未及就臣父遽殁此為

遺恨之大者臣於庚申冬忝冒 先朝實
錄改修之任伏見 宣廟朝修正實錄以
考見凡例而移奉著就其中抄選謨烈政
教如國朝寶鑑以備 睿覽則其有補於
取法當不淺尠而臣父受教未就之恨亦
可伸於身後故臣以此意陳疏上請下廟
堂覆議請依疏辭施行得蒙允許矣臣考
閱全史抄四冊遍示史院諸僚裁取于捴
相商確刪定而又達於榻前請以 宣廟
朝寶鑑名之盖聞 孝廟朝故相臣李敬

與建請續編國朝寶鑑將設局而未果此
事他日或復舉行則宜以此所抄編入故
乃以實鑑為名而未及投進臣還顛沛下
鄉其後因揔相陳達令玉堂校正繕寫以
進而儒臣見草本多有可疑處寫置進御
之件待臣上來令臣到京取覽更校略正
其謬誤而不復與實録印本對勘尚有疑
晦未定文字實録考閲事係重大亦不可
只為此事啓請開庫若於日後有考史之
舉則玉堂請還出奏御之冊考校以進亦

合事宜故可疑處今姑付標紙頭投進臣
又伏念國朝原寶鑑五朝事止三冊今茲
抄出者一世事至於四冊多少不侔覽者
以此為疑而然觀古史卷數多少惟視事
蹟繁簡未嘗有一定之規恭惟 宣廟朝
崇極而圮中興於大亂之餘國朝多事未
有若此時者至於名賢終始可見禮遇非
常之 聖德忠臣節義可見培養有素之
聖化討倭寇事實則尤可見 聖朝功烈
之盛而非可為懲毖之方故於三者載錄

頗詳他日續編寶鑑之時或仍或刪惟在
秉筆者意見故臣今不以多取爲嫌而揔
相之意亦然惟 聖明垂諒焉臣旣任此
事久未完就今始投進踈謬尚多不勝惶
恐取進止
英祖五年己酉秋九月 上以 太祖太宗世
宗文宗宣祖皆有實鑑而 列朝俱闕焉遂
欲纂續爲一統文字問議大臣皆曰可於是
命極選有文學人以備編輯竟以事重體大
未易成就寢其命仍命前大提學尹淳蕪知

春秋館事設纂輯廳編摩　肅廟寶鑑冬十月以御筆書下凡例三條曰一令玆纂集寶鑑之命欲彰我　聖考四十餘年敬天聖孝恤民勤政從諫尊儒崇儉與豐功盛烈之意其雖精抄纂集亦未能一一記焉至於章奏則只錄因事褒嘉者而原跡亦依國朝寶鑑例記其大略焉一已亥禮說事本邦禮豈不重也而前後章奏甚多且有史焉有記焉若一一載錄非簡閒漫彰至德之意又非提略而曉焉者幷勿錄焉一斯文事乃儒林間事

與邦禮寔有間焉且辭說浩繁記史焉載記
焉今不錄禮說則尤無異矣一體勿錄焉會
掌令申處洙以禮說斯文之不載寶鑑發啓
劾淳 上教曰禮說斯文之不載已示意於
書下凡例今日臣子孰敢異議其所發啓非
特語無倫脊斯文雖重豈比尊周而不遵君
父之手書沮戲莫重之寶鑑決不可循例處
之申處洙甲山府極邊遠竄由是淳還納守
禦使密符逆出門外 上屢勉出而終不膺
遂命大司成李德壽兼春秋館修撰官代爲

堂上專管編摩而以副護軍柳儼兼春秋館編修官弘文館校理鄭羽良兼春秋館記注官司諫院正言尹志遠副司果李載厚承文院副正字南泰齊朴璲柳逸南泰温兼春秋館記事官并為郎廳十二月復書下凡例一條曰辛巳年十月初八日大慶分中備忘辭旨至明至嚴豈可泯滅於後世而提起今日有所不忍且既詳於國乘茲不備錄略記凡例以埀後焉六年庚戌春二月德壽為書十五編隨籤以進　上賜堂上鞍具馬郎廳儼

羽良加資志遠以下並陞敍

箋曰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春秋館
修撰官知製教臣李德壽伏奉教旨撰
肅廟寶鑑已訖謹繕寫投進臣德壽誠惶
誠恐稽首稽首上言伏以寓羹墻之聖
冀思勒鴻猷閟本天之秘藏庸紀茂實既
訖功於纂集覬乘覽於燕閒竊稽範聖考
四紀之治功實為後王萬世之例 勤勤
焉敬天恤民之德格上下而交孚孜孜乎
正心修身之工貫終始而如一脩明闕典

儀文軌度之咸章賓禮儒臣弓旌玉帛之
相屬治教上軼三代仁恩旁浹八區惟政
令施措之間動符堯舜故文辭言語之發
皆合典謨宜有成書庸詔來裔恭惟　主
上殿下孝隆述事道光承基勅羣工而勵
精無偏無黨體　列聖而制治不愆不忘
肆以維則之孝思俾裒無前之徽烈伏念
臣編摩職忝潤色功踈取捨悉稟　睿裁
論撰直據實錄莫測乾坤之蘊敢曰舉要
而提綱第輸鉛槧之勤惟知紀事而撫實

凡日用時措之義靡不謹書若天經地紀
所關別爲序次諒有補精一傳心之法奚
但爲朝夕寓目之資記動記言惟懼片善
之或軼有典有則仰冀 先烈之是繩臣
無任望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箋
隨進以聞 上之六年庚戌二月日通政
大夫成均館大司成兼春秋館修撰官知
製教臣李德壽謹上箋

正祖五年辛丑秋七月教曰實錄告完我 先
王五十年豐功盛烈可傳千百世而秘史藏

之石室有非昭布人耳目者惟是寶鑑備述
聖德以寓闡揚之忱然前編條例各有同異
誠宜博訪細詢不失謹始之體時原任大臣
閣臣明日入侍明日 上御涵仁亭召見諸
臣詢問 英祖寶鑑義例然後 上曰今召
卿等有意矣 光廟朝撰成寶鑑後只有
宣廟肅廟兩寶鑑其餘 十二朝尚爲闕文
非但三寶鑑不得成一統文字且聞國朝寶
鑑間逸不傳百餘年前始得於故老家印行
于世云諸寶鑑不相聯屬各自孫行時移事

往安知又不如國朝寶鑑之間逸不傳也耶
今因此會並編 十二朝寶鑑與三寶鑑及
英廟寶鑑合成一書則其於闡揚 列朝之
德業成就 列朝之志事庶乎可以兩得之
卿等以爲何如諸臣齊聲對曰此是累朝未
遑之事若果成就則豈非我國家億萬年之
慶耶 上乃命趙璥李命植金熤兼知春秋
館事差纂輯堂上編次 英祖朝事實以送
于校正所又命原任大提學李福源徐命膺
依李植李德壽之例在家校正勒成寶鑑之

體其郎廳三人兼編修記注記事而原任領議政金尚喆檢攝之 英廟寶鑑旣成以次及於 十二朝寶鑑而 上慮春秋堂上抄出外史庫實錄之際有厨傳外邑之弊忙還遺漏之患乃教曰昔 宣廟朝爲纂東國名臣錄命考 列朝實錄此事詳載於文翼公鄭光弼遺稿附錄中朝臣言行尚考實錄況於寶鑑撰次乎又況實錄曾因修改有數次移奉之已例實鑑撰次豈有異於實錄修改乎因命春秋堂上至江華之鼎足山城奉

定宗端宗世祖睿宗成宗中宗仁宗明宗八
朝實錄移安于 仁祖孝宗顯宗景宗四朝
實錄所奉之春秋館差十二堂上十六郞廳
堂上兼春秋郞廳兼記注記事直宿于館各
抄出 一朝實錄 上頻賜法膳御詩以勞
之甫閱月盡抄十二朝實錄命趙璥編
定宗端宗睿宗仁宗景宗五朝事實鄭昌聖
編 世祖朝事實金魯鎭編 成宗朝事實
洪良浩編 中宗朝事實徐有隣編 明宗
朝事實閔鍾顯編 仁祖朝事實金熤編

孝宗朝事實李命植編 顯宗朝事實每一編訖陸續以送于校正所校正一如 英廟實鑑校正之例至若校正所之去取增損則又自奎章閣皆稟 上裁取旨舉行自夫禮樂度數以至典章因革實錄之所未備名儒之所疑難者多有推演修明如文宗廟發奉夾室本為燕山時事前後議禮諸臣皆莫能知而今表出書之宗廟雅俗樂九成之辨前後名儒碩輔皆未能覰而今發揮明之撿校職官人皆未曉其本末而今該載於 定宗朝編亥子囊制世亦莫詳其所從起而今備著于成宗朝編若此類甚多皆 聖旨也仍以三寶鑑參互義例合成六十有八卷而猶慮

其未盡潔淨復命時原任大臣及時文任及
復叅訂期至於無復可改然後設監印廳付
諸剞劂 上以三實鑑印出皆用活字則以
活字印全書是亦繼述之義然活字僅印若
干紙旋即毁撤終非壽傳之道也乃命以活
字先印一本以此一本翻刻於梓木使繼述
之義壽傳之道並行不悖閱三月工告訖蓋
不惟三百年 列聖朝志事至是始成且其
編書之規模義例帤合 世宗朝該載要政
之本旨則 世宗朝志事至是始大成也 六

年壬寅十一月董事諸臣以進書儀進書于
上上親祗迎敬受初　上教董事諸臣曰昔
者經國大典旣成以　世祖志事之成告獻
于　世祖廟寶鑑豈非　列朝志事之大者
乎書成後宜遵彝禮告獻宗廟仍藏于各室
如大訓寶器之藏諸周廟也於是用上冊寶
儀告獻于宗廟遂櫃藏　各室寶鑑于各室
以爲萬世楷式
純祖十九年玉堂趙庭和上疏請纂　正祖朝
寶鑑　上詢大臣右議政南公轍曰臣嘗欲

仰請者也請即開局 上許之竟未遑焉
憲宗十二年丙午秋七月 上謂大臣曰國朝
寶鑑 正宗朝以後尚未續纂實未遑也
純宗翼宗實鑑今宜同編領議政權敦仁曰
實爲闕典纂成宜也越明年丁未春二月
上又召見時原任大臣教曰寶鑑今當續纂
領中樞府事趙寅永曰繼述揄揚之 聖意
臣誠欽仰 上命諸臣輪覽寶鑑首卷寅永
曰十二朝寶鑑撰次時抄出史庫實錄今
三朝事實不必更考實錄就內閣日省錄政

院日記各司掌故可攷閱捜集 上可之乃
命文苑諸臣差纂輯堂上兼知春秋館事郎
廳兼編修記注記事仍以寅永摠裁之判中
樞府事鄭元容等校正之書成合十有四卷
續原編爲一統書 上親撰序文附編於
正祖御製序文之次至翌年戊申之秋九月
工告訖如儀進書 上祗受告獻于太廟奉
藏各室如上冊寶之禮是書之成斷自 聖
衷而義例儀節悉遵 正祖志事光前裕後
以爲萬世監法者也

今上隆熙二年九月詔曰 憲宗哲宗兩聖朝
實鑑迄未編上實爲未遑之典也現今官制
異前不必張大設廳其令奎章閣專管纂修
乃命大提學李容元等爲纂輯官又差委員
幾人就日省錄誌狀及承政院日記各司掌
故攷閱搜集分年編纂又命總理大臣李完
用等校正之書成合八卷續原編爲一統書
上親撰序文附編於 正廟憲廟御製序文
之次閏十月工告訖進書之儀奉藏 太廟
之禮壹遵戊申徃例是書續纂寔由 聖斷

繼述揄揚以為昭示萬世者也

進

國朝寶鑑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尙喆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李福源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賀臣徐命膺等伏奉

敎旨續撰

國朝寶鑑鋟印訖謹奉

箋投

進
臣尚喆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千年
聖作會大人之文明一統書成載
列祖之謨訓若待
今日猶及闕文竊惟帝王之洪猷咸有方策
之昭布文武創守之道唐貞觀之政要可
徵聖神熈洽之治宋三朝之寶訓尚在體
異木天之衮鉞別為編摩義同王府之闕
和永垂監法猗
我家傳

十九聖而
盛德難一二書規模誕定於
一初革羅麗厖荒之俗禮樂大備於
中葉酌殷周損益之文
五世禪受之休民無稱於
至德
兩朝撥亥之烈天實眷於
宗祊再造山河
中興之功業無競萬折江漢
皇祖之志事不忘疆土則北拓而南賓制作則

典六兩儀五日月齊耀
代著塗華之祥風雲應期
朝多元凱之譽盖
累聖相傳精一
裕昆之嘉謨孔彰雖
歷年或有短長
沒世之令聞不已惟
英考享國最永故
仁聲入人也深
行高百王基

萬化於孝悌
治隆五極導一世於會歸
敬天愛民之誠至
堯齡而彌篤
勤邦儉家之德雖禹聖而蔑加
五紀一政一言悉合典謨雅頌嗟今人若卿
若士誰非
陶鑄作成爰稽四百載
治平寔止六七作賢聖
精神教化之妙譬如太虛之過雲親賢樂利

之思長留薄海之
遺澤登歌
清廟縱慰如復見之恍藏史名山每有於何考
之歎念
光廟刱茲
寶鑑蓋
聖意啓我後人當時
闡揚自
四朝而伊始繼此纂輯期
萬世而無窮

睿廟
成廟之時嘗有
意而未果
宣祖
肅祖之紀各爲書而不聯至
先朝畢舉闕章然兹事尚稽
成命慨羣臣之荏苒久矣無成閲
幾聖之經營時乎未至朝野互異歎文獻之莫
徵歲月寢遥懼
懿義之或逸恭惟

主上殿下
以內聖外王之
學承
祖功
宗德之基
修集賢之古規詩人獻棫樸之頌
揭奉謨之新扁太史占奎壁之祥
輝光積中極聲明之彌宇
馨香升上配
陟降之昭天百度皆本於

精微一念惟勤於
繼述肆當
實錄之告訖亟命
寶編之續修
橋山之
聖慕方新既述
前寧王大業蘭臺之秘牒可孜俾成我
列朝金書奉
玉音於涵亭跋金匱於沁緘
法醞瀲灩

家法之有受若欽刑慎爵宜舊章之不愆天生
聖人豈無意於一治鑑在
先后將有感於斯文縱蔑功於汗青庶畢效於
忱赤臣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
國朝寶鑑六十八卷隨
箋奉
進以
聞
上之六年十一月　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
中樞府事臣金尚喆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
事臣李福源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
事致仕奉 朝賀臣徐命膺等謹
上箋

進

國朝寶鑑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趙寅
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臣鄭元容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
事兼判義禁府事臣洪敬謨崇政大夫判
敦寧府事臣金蘭淳等伏奉
敎旨續撰
國朝寶鑑鋟印訖謹奉

箋投

進 臣 寅永等誠惶誠恐稽首稽首

上言伏以奉

列祖之瑤圖誕撫五百年

景籙述

三宗之寶訓丕承

十九室原編成始終玉振金聲邁古昔天球弘

璧言念此篇之作龜鑑允符前代之有典

謨在万上尊閣之

心法則相傳精一見書中備載者

治功則悉叙六三較石室之
瓊函規模或異倣
璿源之玉牒詳略不同粤
光廟初年始剏
四朝之紀逮
元陵繼序擬成一統之書洪惟我
正宗大王
挺不世出之姿
膺大有爲之運
天德人文之本虞夏可徵

外王内聖之工漢唐何論尊
正統以承魯史
寤寐風泉集羣書以會宋儒秋陽江漢於昭
對越思
先績之丕彰至是
勤殺軫舊章之永率遂有全書之序次亶由
初政之發揮揀詞苑之臣而分任製述考本
天之史而皆仰
禀裁
聖子神孫燕詒之日有受

文謨武烈駿惠之於不忘肆惟我
純宗大王
德洽蒼生
功參玄宰三紀憪懞之
化八埏皷舞之
治北辰不動而拱衆星
躬先恭儉東海可推而準
睠孝行貫神明闢洋島之異言民彝是奠靖
潢池之小醜邦討用張譬時雨普覃皆自
得於太和元氣雖盧雲寂歛尚餘思於海

溢山陬亦惟我
翼宗大王
代庶政於
倦憂
協重光於
巍蕩
仁孝英明之孔暢固
至德之難名謳歌訟獄之攸歸儘
大猷之弘濟昕庭琬琰備物釆於顯
親

清廟圭璋盡情文於攝
祀
振窮之於蒲盧之政凡厥庶民
育俊英於喬木之家思皇多士猗
宏治之相繼而續纂之未遑
憲章祖述之功
前聖既傳於
後聖堂構菑畬之事今文可監於古文恭惟
主上殿下
纘

祖宗創守之基
懋天地彌綸之道
雲章播頌博尋禮樂之原奎彩協占上應圖
書之府拓
神殿而增肅雝之美頻覲
耿光遷
喬陵而獲融結之祥永寧
幽兆啓
昌辰於鼎盛
鳳曆調元逮休象於升平

龜疇集福肆以奉
先之念聿追裕後之規合
六慶而肇稱載颺
顯號趁三元而虔告爰舉
賀儀若
寧王彝訓之輯成卽
我后淵衷之義起
寓羹墻之慕質聖無疑作型範之資茲凡為
例伏念臣等自前歲而編摩載始曁今秋
而考校甫完才識空疎敢自期於摹畫課

程淹滯竊有愧於述刪如繫月紀年之或
簡或繁就本文而謹定至敬天尊
祖之大經大法因舊體而恪遵茲惟六十載
布昭允矣
三聖人柯則
照臨如日月煥有文章沛泱若江河本諸
典學
弁卷之文繼作
宸藻煒煌
進書之禮復行

衮衣端穆增光于

昔大備於今宜

常目彟淵以爲金鏡每

澄心夙夜如奉

玉音

累朝垂經國之方惟在親賢而樂利百世有安

民之術政須匡直而勞来

克儉克勤比禹功而無間庶言庶慎雖文德

而罔兼斯皆

萬化之源可以一隅而反非止歡欣於匝域

寔為悅豫於
在天綏無汗竹之勞詎忘獻芹之悃臣等無任
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撰
國朝寶鑑十四卷隨
箋奉
進以
聞
上之十四年十月 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
中樞府事臣趙寅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

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臣鄭元容輔國崇祿
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臣洪
敬謨崇政大夫判敦寧府事臣金蘭淳等
謹
上箋

進

國朝實鑑表

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　太子少師大勳

內閣總理大臣臣李完用正一品輔國崇

祿大夫大勳　宮內府大臣臣閔丙奭從

一品崇祿大夫奎章閣大提學臣李容元

等伏奉

勅旨續纂

國朝實鑑錢印訖謹奉

表投

進 臣 完用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聖子孫克肖其德誕承萬年

瑤圖大經法皆載此書爰述

兩朝

寶訓若有待於今日於不忘乎

前王惟我

列聖朝鴻猷實爲帝王家龜鑑自都俞吁咈之

際而記其嘉言見政令施措之間而布諸

方策詒厥典則即夏府闕石和勻煥有文

章若周序琬琰弘璧苟欲徵于文獻當先
法乎
祖宗由
太祖六七聖繼承至
世祖朝刱紀述
正廟
十九室編述又
憲廟時續成徽
盛德之形容摹
天繪

日傚正史之體製繫月記年
片言隻辭動爲修齊治平之要
遺風餘澤畢有親賢樂利之思嗣茲卅九年
至治豈止一二事歷舉洪惟我
憲宗成皇帝奠丕基於
初服著
令聞於
冲齡
三世一堂
宮中篤怡愉之慶十有五載海內覃煦濡之

恳
天挺英武之姿右賢左戚
日就温文之學内聖外王
接宦官宮妾之時無假借於
顔色
奏水旱盜賊之日見惻怛於
德音亦惟我
哲宗章皇帝
仁入人深
大與天合

日倣正史之體製繫月記年
片言隻辭動爲修齊治平之要
遺風餘澤舉有親賢樂利之思嗣兹廿九年
至治豈止一二事歷舉洪惟我
憲宗成皇帝奠丕基於
初服著
令聞於
冲齡
三世一堂
宮中篤怡愉之慶十有五載海内覃煦濡之

恩
天挺英武之姿右賢左戚
日就温文之學内聖外王
接宦官宮妾之時無假借於
顏色
奏水旱盜賊之日見惻怛於
德音亦惟我
哲宗章皇帝
仁入人深
大與天合

聖人之泯消偏黨而蕩平
王道以正酌文質而損益
治化維新行
三廟崇奉之儀固於禮而無憾念
二代
實鑑之作尚有
志而未遑要
先徽之必揚非惇史其奚信遂降
綸勅亟
命編摩考稽取便儀節

令奎章閣專管職掌從略校正與纂輯官同
裁歲週戊申攬往牒而增纂日仕卯罔勉
羣僚而催程每以就簡刪繁屢易初稾至
若發凡起例壹遵前規禮樂政刑書一統
而始備繕寫監印月十閱而甫完伏念臣
等才之三長補無一字攀
宸翰之弁卷
天漢昭回叨
御醞之酬勞
恩波洋溢薦于

清廟謁餘思於朱絃藏之名山俟後徵於
玉牒方告竣於洗草更獻箴於
則柯遠取諸近取諸萬世經國之型範古文
有今文有一部尊丌之典謨斯為
燕翼之貽宜無愆於
成憲以資
蜎濩之暇必有得於
澄心史氏不勝書只舉大者
天子別有鏡尚
監茲哉以功則雖涓埃之蔑稱是書也與穹

隤而不弊敢已見之竊附庸
乙覽之仰供 臣 等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以
所撰
國朝寶鑑八卷隨
表奉
進以
聞
隆熙三年六月 日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
太子少師大勲內閣総理大臣 臣 李完用
正一品輔國崇祿大夫大勳 宮內府大

臣臣閔丙奭從一品崇祿大夫奎章閣大

提學臣李容元等謹

上表

奉

教總裁大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尚喆

校正

原任大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李福源

原任大提學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臣徐命膺

纂輯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臣蔡濟恭

正憲大夫知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趙 璥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臣李命植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臣金　熤

資憲大夫行江華府留守兼鎭撫使三道統禦使知春秋館事臣徐浩修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知　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金魯鎭

嘉義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徐有隣

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臣鄭昌聖

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兼同知義禁府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洪良浩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閔鍾顯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李秉模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兼　奎章閣直提學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鄭志儉

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提學知製　教臣沈念祖

考校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修撰知製 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兼宗學教授臣趙城鎭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行元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尹履相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應教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宗燮

通訓大夫行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祖承

彰信校尉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洪仁浩

朝奉大夫兵曹正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錫夏

秉節校尉忠武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魯春

通訓大夫行司諫院正言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益運

通訓大夫行京畿都事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顯默
承議郎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宗正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東稷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曹允大

繕寫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敬一
通訓大夫前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尹東晩
通訓大夫宗簿寺正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運彬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徐配修
通訓大夫軍資監正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聖泰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崔烜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宋銓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魚錫光

通訓大夫行工曹正郎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朴長卨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許暎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日運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爗

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臣吳翼煥

啓功郎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兼春秋館記事官臣李顯道

參訂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臣金致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存謙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臣徐命善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弘淳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李徽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洪樂性

崇政大夫行龍驤衛司直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奎章閣提學臣金鍾秀

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臣鄭民始

資憲大夫兵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事藝文館提學臣李性源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臣徐有防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臣 李在學

御製校閱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 李福源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 李徽之

原任 奎章閣提學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致仕奉朝 賀臣 徐命膺

原任 奎章閣提學輔國崇祿大夫知中樞府事臣 蔡濟恭

原任 奎章閣提學崇祿大夫行判敦寧府事臣 黃景源

奎章閣提學崇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賛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臣 金鍾秀

奎章閣提學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藝文館提學臣 俞彦鎬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臣 鄭民始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資憲大夫行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管餉使平壤府尹臣徐浩修

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兼知義禁府春秋館事同知 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臣鄭昌聖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尙瑞院正臣嚴璹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 教臣沈念祖

奎章閣直提學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鄭志儉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同知義禁府事知製 教臣李秉模

原任 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守原春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原州牧使知製 教臣金憙

原任 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教臣金宇鎭

原任 奎章閣直閣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教臣徐鼎修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修撰官臣李時秀

奎章閣直閣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藝校書館校理別兼春秋漢學教授字學教授知製教兼宣傳官 臣金載瓚

歷 奎章閣待教通訓大夫行吏曹正郎別兼春秋漢學教授東學教授知製教 臣徐龍輔

原任 奎章閣待教禦侮將軍行忠武衛副司果別兼春秋漢學教授知製教 臣鄭東浚

御製書寫

通政大夫承政院左副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 奎章閣直提學知製教 臣鄭志儉

監印

資憲大夫戶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 臣李性源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同知經筵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 臣鄭昌聖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知製教兼宣傳官 臣沈念祖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編修官 臣趙城鎮

通訓大夫行校書館校理臣成大中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沙斤道察訪臣李德懋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金井道察訪臣柳得恭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濟用監主簿臣朴齊家
奎章閣檢書官宣教郎司宰監主簿臣徐理修

奉
教總裁大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趙寅永
校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鄭元容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事臣洪敬謨
崇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金蘭淳
正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知春秋館事 奎章閣檢校提學臣金興根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 奎章閣提學臣朴永元
纂輯

崇政大夫判敦寧府事兼知春秋館事臣金蘭淳

正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賛兼知春秋館事 奎章閣檢校提學臣金興根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知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 奎章閣提學臣朴永元

資憲大夫行水原府留守兼摠理使知春秋館事臣李若愚

資憲大夫清寧君兼知春秋館事臣金東健

資憲大夫行廣州府留守兼守禦使知春秋館事臣趙斗淳

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兼知春秋館事臣徐箕淳

考校

通訓大夫行通禮院右通禮兼春秋館編修官臣趙然昌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 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沈承澤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司成兼南學教授春秋館編修官臣朴承輝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李寅奭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東學教授臣鄭翊朝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官臣沈宖晃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臣朴來萬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中學教授春秋館記注官臣俞致崇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金世均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兼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敎英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臣沈膺泰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春秋館記注官臣金翊鎭

繕寫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直臣俞鎭五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李楷膺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別兼春秋臣李墩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柳進翰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趙熙哲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金元植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臣李承輔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臣朴斆默

通德郎行司諫院正言別兼春秋臣洪祐命

宣略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文臣兼宣 傳官別兼春秋臣金炳雲

參訂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權敦仁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行判中樞府事臣金道喜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朴晦壽

崇祿大夫行吏曹判書臣徐憙淳

正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臣李嘉愚

嘉善大夫工曹參判 奎章閣檢校直閣臣尹定鉉

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 奎章閣檢校待教知製 教臣南秉哲

御製校閱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趙寅永

原任 奎章閣提學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臣鄭元容

原任 奎章閣直提學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臣金學性

奎章閣直提學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兼春秋館修撰官知製教臣金大根

奎章閣直提學嘉義大夫開城府留守兼管理使春秋館修撰官知製教臣趙秉駿

原任 奎章閣直閣崇政大夫行水原府留守兼總理使臣金左根

原任 奎章閣直閣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大護軍兼知春秋館事臣李景在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義大夫工曹參判臣金鼎集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臣吳取善

原任 奎章閣直閣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臣徐有薰

奎章閣檢校直閣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知製 敎 臣 尹致英

原任 奎章閣待敎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藝文館提學 臣 金英淳

原任 奎章閣待敎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知製 敎 臣 金英根

奎章閣檢校待敎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護軍知製 敎 臣 南秉哲

奎章閣檢校待敎通政大夫成均館大司成知製 敎 臣 李埻

奎章閣檢校待敎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兼曹司五衛將知製 敎 臣 李裕元

奎章閣檢校待敎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知製 敎中學敎授 臣 洪淳穆

御製書寫

崇祿大夫行戶曹判書 臣 徐憙淳

監印

崇祿大夫行戶曹判書臣徐憙淳

嘉善大夫吏曹參判臣金鼎集

嘉善大夫行承政院都承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館直提學尚瑞院正知成均館事臣尹致秀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應教知製教兼經筵侍講官春秋館編修官臣趙然昌

通訓大夫行成均館典籍臣任百淵

奎章閣檢書官朝奉大夫造紙署別提臣金徹義

奎章閣檢書官朝奉大夫氷庫別提臣金周敎

國朝寶鑑凡例

一英祖卽阼之五年欲撰成國朝寶鑑命考
列朝實錄博選諸臣中有文學者而竟未
之就惟我 聖上方當 英廟寶鑑纂輯
之時乃有國朝寶鑑並編之命蓋不惟修
明 列朝之曠典而已亦所以成就 英
祖朝志事於五十年之後也

一我朝寶鑑有三國朝寶鑑也 宣廟寶鑑
也 肅廟寶鑑也三鑑凡例互有異同故
悉奉 聖旨以前照後以後參前務歸於

一統文字

一國朝寶鑑則不載御諱御字　宣廟寶鑑則只載登極後御諱　肅廟寶鑑則俱載御諱御字小字今奉　聖旨依少微通鑑之例篇首徽號之後元年之前謹載御諱御字在位聖壽陵號俾體段謹嚴齊一

一國朝寶鑑詳年紀而略干支　宣廟肅廟兩寶鑑先年紀而後干支歷考前史凡干支以天時而係之於年紀之上年紀以人事而係之於干支之下此是史家之成憲

故今依通鑑之例先干支後年紀

一三實鑑凡於所尊敬處皆極行書之故一行或不滿三四字有妨簡編之體段今奉聖旨依　列聖誌狀之例皆隔一字其命教等字從舊本連書

一宣廟寶鑑凡於字句傳寫之誤顯然易知者皆有註釋如羈靮之的註之曰實録作靮如圖合之圖註之曰實錄作圖若此類甚多徒眩觀覽故今直據註釋一一釐正而註釋則並省去之

一國朝寶鑑篇目稱 太祖 太宗 以下皆然寶鑑與前史不同宜務典重謹嚴故篇目 列聖下皆加朝字焉

一凡四時孟月必加以春夏秋冬而仲月以下則否其或孟月不書乃於仲季月加以春夏秋冬者此是紀事之書不易之例而國朝寶鑑略倣此例 宣廟肅廟兩寶鑑則不然今以國朝寶鑑而正之

一三寶鑑叙事立文互相抵牾不可追改者則復撥例於新編以就之如國朝寶鑑則

每朝必起之以　上某廟第幾子　宣廟
肅廟兩寶鑑則每朝必起之以　某大王
幾年故今於新編凡傳禪之位則從國朝
寶鑑以國朝寶鑑皆傳禪之位也承統之
位則從　宣廟肅廟兩寶鑑以兩寶鑑皆
承統之位也如國朝寶鑑則不書母后
肅廟寶鑑則特書母后故今於新編凡
列朝皆不書母后則從國朝寶鑑以國朝
寶鑑乃是書之原編也　端廟編書母后
以爲復昭陵張本　中廟編書母后以爲

辭推戴張本 仁廟編書母后以爲誕降
海州府追崇啓運宮張本則從 肅廟寶
鑑以 肅廟寶鑑乃原編之一例也要使
無義者有義不齊者至齊渾涵湊合不見
其縫罅云

一文祖代理時謨訓繼序續編起義刱例實
由顯揚之 聖孝也篇目 廟號下以代
理書之紀年以 純祖紀年書之

一列聖朝廟號徽號之未載於編首者倣
憲廟戊申 英廟徽號追載之例謹書之

一太祖正祖純祖文祖追尊帝號謹載於編首而原編內叙事立文則今不敢追改

國朝寶鑑凡例

國朝寶鑑目錄

國朝寶鑑凡例

國朝寶鑑目錄

哲宗朝四

國朝寶鑑卷之一

太祖朝

太祖至仁啓運應天肇統廣勳永命聖文神武
正義光德高皇帝

諱[redacted]字[redacted]初諱[redacted]字[redacted]至元乙亥十月十一日己未誕降于永興黑石里私邸在位七年在上王位十年永樂戊子五月二十四日壬申昇遐壽七十四葬健元陵在楊州

壬申 元年秋七月丙申 上即位于壽昌宮初

高麗政散民離　上勳德旣隆中外仰慕人皆歸心或於稠人廣衆中揚言曰天命人心已有所屬何不亟為勸進　太宗與同知密直司事南誾定計誾密與吏曹判書趙仁沃判三司事趙浚忠義君鄭道傳大司成趙璞等五十二人協謀推戴然畏　上震怒不敢以告侍中裵克廉等遂率國人奉國寶詣潛邸塡咽街巷　上閉門不納至晩克廉等排門直入置寶廳事上羅拜呼千歲合辭勸進

上固拒之曰自古王者之興非有天命不可

予實否德何敢當之遂不應國人擁衛不退
勸進益切不獲已即位于壽昌宮百官朝賀
上謙讓不升御座而受之命六曹判書以上
升殿謂曰予為首相猶懷惕慮常懼不克盡
職豈意今日乃見此事予若平康匹馬可避
適今罹疾手足不得自用以至於此卿等宜
各一乃心力以輔涼德乃教中外大小臣僚
領職如舊於是立廟社之制存王氏之後以
奉其祀定科舉之法著冠昏喪祭之禮重守
令之選褒節義之人哀鰥寡而賑窮乏蠲徭

賦而裕國用愼刑罰而正經界庶政一新○
大司憲閔開等上疏一曰立紀綱善爲國者
不視其安危而患紀綱之不立也昔周之衰
諸侯放恣傳數十世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
焉耳顧 殿下鑑前世之興亡立一代之紀
綱垂裕後昆以傳萬世二曰明賞罰賞罰人
主之大柄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
以善治賞罰平則公道明而人莫敢議矣人
主之於賞罰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
付之無心不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也三曰

親君子遠小人君子小人固不可不辨正言格論特立不倚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磊磊落落知有社稷而不知有其身者君子也憸邪諂佞阿附取容竊權弄勢掠美施恩唯唯諾諾苟利於己不恤人言者小人也君子難合而易疎小人易親而難退且以玄宗一身用姚崇宋璟以興開元之治任林甫國忠以致天寶之亂是知君子小人之用捨國家之治亂與亡係焉可不戒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願　殿下苟知其賢雖有過進而用之

苟知其佞雖有功斥而遠之四曰納諫諍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此萬世之格言也人臣之所進諫者非為利己乃為國家也且人主之威雷霆也人主之勢萬勻也冒雷霆觸萬勻以進藥石之言夫豈易哉一言之從違而禍福起焉一事之廢置而利害生焉故人君常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進況震之以威壓之以勢則藥石之言無由而進壅

蔽之禍不期而至矣書曰從諫弗咈又曰启
從諫則聖願 殿下留意焉五曰杜讒言帝
舜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讒說之易以
惑人大舜之聖猶以為慮可懼也哉盖讒諂
之徒羅織百端以惑人主甘言卑辭之請有
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至使黜陟
賞罰皆失其當而危亡立至矣詩曰君子信
讒亂是用餤若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遁而
讒言杜絕矣六曰戒逸欲書曰無教逸欲有
邦逸欲之害德夫豈一事哉宮室之欲其安

飲膳之欲其麗妃嬪媵妾之奉遊畋弋獵之娛與夫廐馬之養花卉之玩皆足以伐人性而蕩人情固不可不愼也且天命無常惟德是輔若毫髮幾微之不察頃刻畏謹之不存而一念之微或陷於逸欲則天之視聽實可畏也七曰崇節儉卑宮室而惡衣服夏禹之盛德惜百金而衣弋綈漢文之美事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尚且節儉如此況東韓之地介在山海生齒之數財賦之額無幾豈可以不量其出入而妄費哉前朝小有災變　不

知恐懼修省惟務事佛事神糜費不可殫記
此 殿下之所明知也願自今法夏禹漢文
之儉德凡服飾器用宴享賞賜一從儉約佛
神不急之費並皆革去凡所施為毋使縱侈
則下民觀感而亦歸於厚矣八曰嚴宮衛宮
衛之設所以尊主勢而嚴內外也今 殿下
以天挺之資化家為國其潛邸之舊姻婭之
屬或有夤緣出入而門者莫敢詰焉竊恐請
謁由是而盛行讒說由茲而得入以間內外
以亂政刑乞令守門之士無職任而擅入宮

門者一皆禁斷其婦女巫呪邪媚之徒尤宜斥退　上嘉納之○侍中趙浚上箋曰臣始事玄陵侍奉帷幄中遭否運杜門讀書欲以終身　殿下龍潛一見如舊是天以臣遇殿下也歲戊辰正月　殿下與大將崔瑩廓清十有五年毒民之羣兇是　殿下除殘之德在民心矣瑩無學術乃與僞主謀犯遼東師渡鴨江　殿下舉義旋旆使三韓之民得免於糜爛是　殿下康濟之功在社稷矣殿下是時舉臣為大司憲臣知無不言　殿

下言無不從振起頹綱布昭公道登崇俊良
斥逐姦回除害下民結好上國乃黜僞朝以
復王氏　天子嘉之遣使來勞是　殿下匡
復之功聞天下矣初　殿下之舉臣爲憲司
也　殿下慨然爲萬世開太平告于上天神
明排羣邪之謗犯巨室之怒革私田積年之
弊拯生靈於湯火之中足兵食於艱難之際
以之造樓船以之築城堡武威以奮漕路以
通三韓四十年倭奴之患一朝而息矣置科
田於京畿以優士大夫置軍田於州郡以養

師徒以至鄉吏津院皆給之田田有定制國
有成法各有分限不相侵奪兼並絕而億兆
之田宅定賦斂薄而鰥寡之衣食足俸祿厚
而廉恥行倉廩實而國用足矣 殿下與臣
憤汚吏之殘民也庸帥之養寇也建議舉大
臣而授鉞巡諸道而黜陟藩鎮用律而奔敗
之虞絕州郡奉法而貪殘之風戢矣以令長
之出於胥吏也乃陞其秩而重其選用臺諫
六曹之保舉而田里無愁歎之聲流亡有復
業之樂矣訊逋逃冒職之吏而還其鄉里擊

鄉原圡猾之姦而役其髕戶縣各置宰驛各
置丞而墟丘變爲井邑蓁莽化爲稻粱矣以
冗官之耗天祿宦孼之蠹天工工商皁隷之
濫冒官浮屠坐食之多占田無功之封君弱
子弟之曠職也立法以汰除僥倖之門屛而
奔競之路塞矣立家廟而設忌祭者所以厚
民德也廣學校而置教授者所以明人倫也
文治既洽武威遠昭扶桑之寇奉琛來庭琉
球南蠻重譯入貢王氏十六年既亡之業實
賴 殿下而復興矣而王氏昏迷反生忌疾

而僞辛逆亂之徒喪田失職之輩魚鱗左右
流言浸潤指 殿下爲權重誣臣等爲朋黨
謀去 殿下兇謀萬變及今年三月 殿下
以儲君之入覲而東也出迎京西數百里之
遠又將躬獵以來而展賀焉不幸墜馬卧于
草次姦臣鄭夢周 殿下之所卵翼也身爲
冢宰手握國政逢迎王氏嗾使臺諫謂臣與
鄭道傳南誾爲 殿下之腹心乘間騁謀羅
織罪辜先行竄逐次圖 殿下殿下輿疾倍
道而還於四月四日國人共憤夢周伏辜

殿下布好生之德其餘姦黨一無所誅卧疾
私第杜絶賓客尚冀王氏之覺悟使刑賞之
權出于上矣而王氏尚不之覺兇黨益肆禍
在晷刻至七月十四日天怒民離三韓懵然
推戴 殿下天命人心既至於此 殿下欲
守子臧之節其可得乎 殿下於是封王氏
于江陵之杆城是成湯之放桀于南巢也封
王氏母弟于畿縣之麻田使奉神聖恭愍之
祀是武王之封微子于宋也安置諸王子于
江華巨濟而廩給之漢魏以降更革之主所

未及也向若　殿下有心於取國則鴨江之
旋旆也豈肯出萬死揹一生而建興復王氏
之議乎已巳之冬詔旨之來也豈肯擇立宗
親之長而歸政於王氏乎豈肯早立既冠之
儲君而欲定國本乎豈肯開經筵進名儒於
左右獻貞觀政要而朝夕納誨乎豈肯設書
筵集多士於東宮進大學衍義而日講治道
乎豈肯釋上相之政柄分宅里於子壻乞歸
休于桑梓至再三而愈力乎前年之秋又豈
肯建議見儲君於　天子乎　殿下為王氏

之至誠至忠上天所監臨三韓所共知也而
王氏惑於讒賊不能如燕昭之於樂毅齊襄
之於田單乃以雲臺之勳反爲机上之肉是
天厭王氏之德而啓　殿下之業也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禹之所以繼舜也從諫弗咈改
過不吝湯之所以代夏也反商政而天下治
武王之所以造周也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
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也今
天既命　殿下以父母三韓矣願　殿下法
三王之至治鑑兩漢之得失兢兢業業念茲

在茲以爲億萬世聖子神孫之龜鑑○命兩府六曹臺諫各擧賢良遺逸○定開國功臣次第論功行賞立碑紀功建閣圖形嫡長世襲不失其祿宥及永世載諸信書以賜之信任以事無所疑貳或於燕閑之暇與之擊毬內庭或數與宴饗功臣等亦數享 上歡洽之情上下無間有疾病則遣醫治療使人存問相屬不絶於其卒也或至親臨殯次悲痛殊甚恤典賻贈恩數優隆功臣雖有罪必曲原之終 上之世功臣無一誅死者○幸平

州温泉駐駕野次與上洛伯金士衡宜城君南誾論潛邸相得之情及開國勤勞之事盃酒相屬親如舊時○殿中卿卞仲良與兵曹正郞李薈言曰自古政權兵權不可兼任一人兵權宜在宗室政權宜在宰輔今趙浚鄭道傳南誾等旣掌兵權又掌政權實爲不可仲良以此言於義安君和和告于 上上召仲良問之對以實 上怒曰此數人皆我股肱之臣終始一心者如或可疑誰可信者爲此言者必有以也命大司憲朴經同巡軍雜

治流仲良于寧海畜于順天○監察金扶與
監察皇甫璵飲酒于同僚金仲誠家過侍中
趙浚第曰雖作大家何能久居後必為他人
有矣浚聞之以啓　上怒曰浚開國元勳與
同休戚扶以浚為不久是以朝鮮社稷為不
久也命亟置極刑罷同扶飲者十八人○以
左諫議大夫李文和三司左丞李臯為京畿
左右道按廉使禮曹典書趙璞司憲中丞沈
孝生戶曹典書金希善大將軍鄭擢司農卿
鄭當為楊廣慶尚全羅交州江陵西海道按

廉使教曰予以否德因臣民推戴勉登大寶夙夜惟寅凡所以勵精圖治施澤於民者尚賴中外官寮交修不逮以弼予治凡大小軍民官如有出奇制勝力捍勍敵政平訟理撫安生靈者悉以名聞予將擢用如有行師失律望風奔潰贓汚廢職蒞官不敬者兩府以上監禁申請嘉善以下就當處决以明予信賞必罰之意○大護軍李扶奉常小卿許晐有不遜語大司憲南在等上䟽曰自古帝王之興惟天所命不關世類今 殿下以寬仁

大度當王氏衰亂之季天命乃歸羣臣推戴
奄即大寶今李扶許晐等不思 殿下再造
之恩鼓扇妖言以惑衆心宜令有司鞫問治
罪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 大
明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
意況偶與家人語爭何必鞫問諫官上疏固
請 上只流于外○裴克廉趙浚金士衡鄭
道傳南誾等啓曰王子諸君服御騶從不可
不備用度不可不足乞於本科外加賜土田
上從容語潛邸時事曰本科百餘結亦不至

飢寒若又加賜則人必謂予私己子也況京畿土田有限豈可濫給卿等若欲加給則先給功臣以例及之乃可𨵦曰諸功臣科田外既有別賜田加賜王子田豈為不可 上目𨵦曰謂予既賜功臣田亦賜諸子耶○諫官上䟽曰公論者天下國家之元氣諫諍公論之根柢佞諛公論之蟊賊有國家者常培其根柢而去其蟊賊則讜論正議日進於前而甘言卑辭不聞於耳矣今明良相遇治具畢張若無事可言而臣等所以切切於聽納公

論者正欲　殿下有恢恢之量而不厭逆耳無訑訑之色而不憚屈己伏願　殿下開導而求諫誠信以聽納則臣等當盡言不諱庶使生民之利病畢陳而無壅國家之元氣流行而不滯　上曰事有關於治體者陳之無隱予悉聽納○諫官上疏曰臣等聞君心出治之源也君心之邪正天下國家之理亂安危係焉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不至大舜之兢兢業業湯文之慄慄翼翼乃其泰和雍熙之本也先儒真德秀作大學衍義以進經筵其

書首之以帝王爲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爲學
之本莫不自身心始此所謂綱也首之以明
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者格物致知之
要也次之以崇敬畏戒逸欲者誠意正心之
要也次之以謹言行正威儀者修身之要也
次之以重配匹嚴內治定國本敎戚屬者齊
家之要也此所謂目也首之以聖賢之訓典
次之以古今之事實人君所當知之理所當
爲之事備見於此恭惟　殿下自在潛邸好
觀書史其於窮理正心之學修己治人之方

固已知之明講之熟矣臣等寡昧何敢有所
擬議然而經筵之設徒有其名而未聞有進
講之時 殿下意必謂廣廈大庭無地非學
何必拘於常典日御經筵然後以爲學哉臣
等以爲人君之學非徒誦說其所以日御經
筵延訪採納者一以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
薰陶其德性一以親宦官宮妾之時少而振
起其怠惰且創業之主子孫之所儀刑也
殿下若以經筵爲不急則後世藉以爲說其
流必至於不學豈細故哉伏願 殿下日御

經筵講論聖學以極格致誠正之學以致修
齊治平之效 上從之乃命大司成劉敬內
史舍人柳觀更日入直進講大學衍義又命
左散騎常侍曹庶書洪範以進○工曹典書
李敏道上書論時務一曰舉賢才修廢官賢
才者國家之基治亂實係其進退諸葛武侯
言於蜀主曰親賢臣遠小人前漢所以興隆
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此實千載之
格言前朝之季任用憸小放黜忠良自底滅
亡 殿下之所親見殷鑑不遠不可不戒書

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君子在位則庶
政以和小人在位則庶事以隳可不慎哉二
曰遠佞臣杜讒言佞人承迎人主之志欲大
姦似忠故人主不知反以爲忠言無不聽計
無不從以至變亂是非誣陷忠良伏望 殿
下於用人之際辨其忠佞無使混淆大抵磊
磊落落犯顔諫諍者忠也唯唯諾諾順旨無
違者佞也苟知爲忠則進而親之苟知爲佞
則退而放之三曰立宗廟禁淫祀前朝尚淫
祀或一神而分祀數處或一日而再行數祭

使祀典瀆亂以至於亡方今應天受命以新
一代之治不可復踵前朝之弊許令禮曹詳
定施行 上嘉納之○右侍中趙浚判中樞
院事南誾左承旨李懃等入侍 上曰近天
譴屢見天意必有所在戊辰年間誅死者家
產奴婢並皆屬公妻妾子孫子立窮困哀怨
日深天之譴告恐或由此自戊辰以後即位
以前凡坐籍沒者一皆原宥家產奴婢並給
妻子俾遂生業
癸酉二年夏四月 上憂旱傳旨都評議司郎

貧困理冤抑甄賢能凡便民之事區畫以聞
是夕雨○繕工監將構亭於世子邸 上聞
之謂都承旨李稷曰比年工役稍繁然皆不
得已也予豈樂為世子雖無亭榭可也其罷
之○楊廣道按廉使趙璞來見因乞免曰臣
未嘗有尺寸之效濫與一等功臣實布衣之
極不敢自安又委一道之任如蚊負山豈敢
當哉且自古人臣受命勤勞于外及罹讒毀
者多矣願 殿下釋臣此任俾全臣命 上
曰卿何出此言予待臣雖有譽之者必察焉

雖有毀之者必察焉必得其實然後行賞罰
卿其往哉○官者金師幸啓曰尚衣院人物
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　上曰內
藏私事非國家急務前是差人之弊予所詳
聞敢煩驛騎乎師幸力請再三不允○教曰
自古王者初定大業猶恐前朝苗裔為已後
患多生疑忌必欲剪除予則不然天命寡躬
以為一國之主凡在境內者皆吾赤子一視
同仁以答天意已將恭讓君從便安住妻子
僮僕完聚如故獨其族屬入處海島生理艱

昔予甚憐焉其令王氏之族在巨濟者劃日出陸各於州郡安置以遂生理毋致失所如有才幹者選擇以聞予將任用於是王氏在巨濟者皆令分處于完山尚州寧州仍名王康王承寶○左散騎常侍劉敬啓曰臣蒙至恩居顯秩無補國家但糜廩祿乞辭職學仙上曰爾之遇知於我非一日也今爾忽然遁去人將謂何且學仙者必遺君父爾棄我則不忠棄親則不孝爾欲學仙何也

甲戌三年臺諫刑曹請徙王康王承寶王承貴

王禹于海島 上不允令勿復言對曰此輩
殿下雖待之甚厚必不懷恩且康智謀過人
承寶承貴勇力無敵若在京都必扇不測之
變 上又不允謂康等曰卿輩皆可用之材
故召置京都親信無疑今者諫官請徙海島
予已不聽卿等宜勿驚懼○教曰前朝之季
徭役寔繁民甚苦之予自即位以來思欲安
集以期蘇息城者國家之藩籬禦暴保民之
所不可不備故前歲之秋徵發京畿楊廣西
海交州江陵之民以修都城大役之餘隕命

者多予甚懸焉其放築城役徒仍復其家三
年○帝以本國遣人至遼東賚布帛金銀假
以行禮誘邊將又遣人說誘女直潛度鴨綠
江等事下手詔責之上表辨明其略曰至若
行禮於遼東是亦景仰於上國當使介往来
之際有賓主交接之儀在禮則然於誘何敢
其有女直隷于東寧既皆作軍而當差安肯
遣人而說誘但遼東都司起取脫歡不花之
時其管下人民或有不即隨行者由彼安土
非臣勒留無所供於我邦各自守其舊業鄭

道傳之辭也 帝以表辭倨傲益怒命遼東
毋納朝鮮之使使臣至遼東不得入而還者
凡五輩 帝遣使諭 上送親男時我 太
宗爲靖安君 上曰 天子若有所問非汝
莫能對 太宗對曰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
避 上涕出曰稟質素瘦萬里之路能無恙
而還乎朝臣皆爲 太宗難之參贊門下府
事南在曰靖安君有萬里之行吾輩高枕死
於此可乎乃自請往遂命 太宗與趙胖南
在奉表如京師上國之士見 太宗皆稱朝

鮮世子甚敬之過燕府　太宗皇帝時為燕
王親見之温言禮待甚厚　太宗離燕在道
上　太宗皇帝乘安轝朝京師驅馬疾行
太宗下馬見於路側　太宗皇帝停駕亟手
開轝帷温言良久乃過行　太宗至京師
帝引見再三　太宗敷奏詳明　帝優禮遣
還乃命通朝聘之路○命都承旨韓尚敬傳
旨于都評議司曰王氏絶祀天乃俾予肇造
邦家實為斯民也若不敬天勤民天之降殃
必矣自古以来世之所以未治者君臣未得

相遇也予雖否德每謂卿等應時而出為我
股肱以創大業宜與夙夜勵精以荅天意予
因老病倦於聽斷但保卿等耳願治之心豈
敢忘於須臾卿等宜各盡心以補不逮侍中
趙浚金士衡等感泣而對曰臣等俱以庸愚
獲遇 聖上敢不盡竭心力以補萬一

乙亥 四年夏四月以災求言教曰時當正陽之
月有此陰沴之災變故非常予甚懼焉且人
事有得失天之災祥各以類應故古先哲王
每遇天災必求人事或側身修行或博採羣

言寡躬代天理物然不能獨治乃與宰相共
之其時政得失生民休戚陳之無隱庶幾遷
善改過以答天譴◯命鄭道傳名新宮諸殿
道傳撰名并書所撰之意以進名新宮曰景
福臣按宮闕人君所以聽政之地四方之所
瞻視臣民之所咸造故壯其制度示之尊嚴
義其名稱使之觀感漢唐以來宮殿之號或
沿或革然其所以示尊嚴而興觀感則其義
一也 殿下即位之三年定都于漢陽先建
宗廟次營宮室越明年乙亥親服袞冕享

先王先后于新廟宴羣臣于新宮盖廣神惠
而綏後禄也酒三行命臣道傳曰今定都享
廟而新宮告成嘉與羣臣宴享于此汝宜早
建宮殿之名與國匹休於無疆臣受命謹拜
手稽首誦周雅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請名新宮曰景福庶見　殿下
及與子孫享萬年太平之業而四方臣民亦
永有所觀感焉然春秋重民力謹土功豈可
使為人君者徒勤民以自奉哉燕居廣廈則
思所以庇寒士生涼殿閣則思所以分清陰

然後庶無負於萬民之奉矣故幷及之名燕寢曰康寧殿洪範九五福三曰康寧盖人君正心修德以建皇極則能享五福康寧乃五福之一擧其中以該其餘也然所謂正心修德在衆人共見之處亦有勉強而爲之者在燕安獨處之時則易失於安佚而儆戒之志每至於怠矣而心有所未正德有所未修皇極不建而五福虧矣昔者衛武公自警之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武公之戒謹如此故享年

過九十其建皇極而享五福明驗已然盖其用功嘗自燕安幽獨之處始也顧 殿下法武公之詩戒安逸而存敬畏以享皇極之福聖子神孫繼繼承承傳于千萬世矣於是稱燕寢曰康寧名東小寢曰延生殿西小寢曰慶成殿天地之於萬物生之以春成之以秋聖人之於萬物生之以仁制之以義故聖人代天理物其政令施為一本乎天地之運也東小寢曰延生西小寢曰慶成以見 殿下法天地之生成以明其政令也名燕寢之南

殿曰思政殿天下之理思則得之不思則失
之蓋人君以一身據崇高之位萬人之衆有
智愚賢不肖之混萬事之繁有是非利害之
雜爲人君曰苟不深思而細察之則何以别
事之當否而區處之人之賢否而進退之自
古人君孰不欲尊榮而惡危殆哉親近匪人
爲謀不臧以至禍敗者良由不思耳詩曰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
之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思之於人其用至
矣而是殿也每朝視事於此萬幾輻湊皆禀

殿下降勅指揮尤不可不之思也臣請名之曰思政殿又名其南正殿曰勤政殿其門曰勤政門天下之事勤則治不勤則廢必然之理也小事尚然況政事之大者乎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又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舜禹之所以勤也又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之所以勤也人君之不可不勤如此然安養既久則驕逸易生又有諂諛之人從而道之曰不可以天下國

家之故疲吾精而損吾壽也又曰既居崇高之位何獨猥自卑屈而勞苦為哉於是或以女樂或以遊畋或以玩好或以土木凡所以荒淫之事無不道之人君以為是乃愛厚不自知其入於怠荒漢唐之君所以不三代若者此也然則人君其可一日而不勤乎然徒知人君之勤而不知所以為勤則其勤也流於煩碎苛察不足觀矣先儒曰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此人君之勤也又曰勤於求賢逸於任賢臣請以是為獻名

其東西二樓曰隆文隆武曰文以致治武以
戡亂二者如人之有臂不可偏廢也蓋禮樂
文物粲然可觀戎兵武備整然畢具至於用
人文章道德之士果敢勇力之夫布列中外
是皆隆文隆武之至庶見　殿下文武並用
以臻長久之治焉名午門曰正門天子諸侯
其勢雖殊然其南面出治則皆本乎正蓋其
理一也若稽古典天子之門曰端門端者正
也今稱午門曰正門命令政教必由是門而
出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偽

無所托矣數奏復逆必由是門而入既允而後入則邪辟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闔之以絶異言奇邪之民開之以來四方之賢此皆正之大者也○上以庚申夜召判三司事鄭道傳等諸勳臣置酒張樂酒酣 上謂道傳曰寡人之得至於此卿等之力也相與敬愼期至子孫萬世可也道傳對曰齊桓公問於鮑叔曰何以治國鮑叔曰願公無忘在莒時願仲父無忘在檻車時臣願 殿下無忘墜馬時臣亦無忘鎖項時則子孫萬世可期

矣 上曰然工歌文德曲目道傳曰此卿所撰進卿宜起舞道傳即起舞遂賜裘衣歡甚乃罷○嘗宴韓山伯李穡 上聞文德武功二曲曰歌頌功德實惟過情每聞此曲予甚愧焉鄭道傳對曰 殿下有此心歌所以作也

丙子五年 帝覽賀正表箋怒以為有戲侮字徵撰表人鄭道傳道傳稱疾藝文春秋館學士權近請曰撰表之事臣亦預知願隨使赴京 上以非有徵命止之近復曰臣於前朝

之季身被重譴幾不保首領幸賴 殿下欽
恤之仁獲保性命及今國初又蒙收用再造
之恩如天罔極而臣未有報效願乞赴京如
天之福庶得辨明少答 聖恩之萬一 上
容賜黃金韉行及到鴨綠江使臣李羅與諸
宰相問入對之辭而不問於近近曰大人何
獨不與我言李羅改容曰今子無徵命而自
往國之忠臣也 帝有何所問子亦何所對
及入朝禮部爲留撰表人移咨本國勅召近
視咨草近扣頭曰小國事大不因表文無以

達情而臣等生於海外學不通方使我王之忠誠不能別白於黈纊誠臣等之罪耳 帝然其言待以優禮命題賦詩十八篇每進一篇 帝嘉歎不已仍勑有司備酒饌具妓樂使之遊觀三日亦命賦詩以進 帝乃親製長律詩三篇賜之勑仕文淵閣得與翰林學士劉三吾許觀景清張信戴德彝相周旋每稱 上事大之誠 帝聞而嘉之亟稱老實秀才乃命遣還○降倭又六等來獻土物 上引見賜衣冠六日閒 殿下撫綏降者不

念舊惡願請土而爲氓　上曰降者非獨汝也受降者非獨我也天下皆是汝去則不必追來則不必拒去就惟汝心耳汝可還與爾輩言之其中豈無有福智者乎六感泣而退

丁丑

六年致祭于麻田郡歸義君王瑀曰有天地生民之功者當享萬世無窮之祀卿之先世肇一三韓典章文物垂五百載其功德之及於民者深宜永厥世以享無窮之祀而廢興存亡天道之常至于衰季政殘民怨使先世之廟不祀忽諸予以否德荷天之寵革命

之初乃稽古典以卿象賢封之爵邑統承先
世之祀者實遵三代之禮方將修其先代之
禮物恪慎克孝與國咸休曾未幾年天不憖
遺嗚呼哀哉聞訃以來痛惜殊深爰命有司
以禮葬之令致奠于柩前卿其不昧體予至
懷仍以其子上將軍珇襲封歸義君奉王氏
祀命其道觀察使發近縣丁夫營高麗太祖
神聖王廟于麻田○慶尚全羅道都安撫使
朴子安應接降倭失誤軍機罪當斬已移書
令誅之以事干彼賊秘而不宣外人莫得知

之其子實詣我 太宗潛邸適有諸宗親来
太宗出門迎接實投地痛哭請活父命 太
宗心傷之欲與諸宗親請貸其死宗親曰此
國家秘事也 上若問從何得知何辭以對
太宗曰我將任其咎即詣闕令內官曹恂啓
請之恂曰此秘事也何得知之 太宗曰刑
人殺人國之大事外人豈有不知之理恂入
啓 上乃悟即命宥子安之死馳馹傳命子
安方臨刑乃得不死實本無才能 太宗賢
其救父使掌禁旅位至二品○全羅道水軍

萬户崔原忠獲倭船一艘獻兵仗　上曰原
忠既盡獲一船何無一生擒者乎乃命覲從
護軍金瞻審覆果使船也遣判典農寺事金
鼎卿曰原忠賊殺使者奪其禮幣與麾下分
之死有餘辜爾同金瞻鞫訊依律處刑以徇
○命都堂曰佛氏之道當以清淨寡欲為宗
今住寺院者務營產業至犯其所謂色戒恬
不知愧身死之後其弟子有以寺社及奴婢
稱為法孫相傳以至相訟予自潛邸思革其
弊其令有司勘究以聞○琉球國王遣使稱

臣奉箋歸國人之為倭所虜者暹羅國王又
遣使獻方物三國之末平壤以北悉為野人
遊獵之所高麗徙南民以實之自義州至陽
德徑築長城然不安其居數為畔亂至用兵
以討之南方之地倭寇肆暴東西數千里去
海數百里層燒城郭暴骨原野絶無人煙安
邊以北多為女真所占政令不能及焉睿宗
遣將深入剋捷有功建置城邑然尋復失之
上即位以後聲教遠被民始得安生樂業田
野日闢生齒日繁野人酋長皆服事潛邸東

征西伐靡不從焉　上即位量授萬戶千戶之職使李豆蘭招安女真被髮之俗盡襲冠帶改禽獸之行習禮義之教與國人相婚嫁服役納賦同於編戶且恥役於酋長皆願為氓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設邑置鎮以治民事建學以訓經書文武之政畢舉延袤千里皆入版籍江外殊俗爭相慕義或親來朝或遣子弟或請受爵命或徙內地所畜之馬若產良駒皆不自有爭來獻之近江而居者有與國人爭訟則官辨其曲直或囚之或笞之

莫敢有怨又於邊將畋獵之時皆願屬三軍獲獸則納官犯律則受罰與國人無異○義興三軍府啓曰漢之軍政始用羽檄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其召兵也周密如此故人無姦心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盖高祖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四百年之規模宏矣乞依此制令有司作虎符凡內外動兵之事敬奉教旨以符發之

無符而名兵者以擅發論 上從之○以奉
化伯鄭道傳爲東北面都宣撫巡察使畫定
郡縣地界且許以便宜從事道傳遣其從事
崔兢啓事 上以中樞院副使辛克恭爲都
宣慰使以手書賜衣酒于道傳曰相別日久
思想殊深欲遣辛中樞往問行役崔兢適來
備知動止稍自慰解令將襦衣一領以備風
露春寒若時自愛以旣邊功
戊寅 七年以奉化伯鄭道傳花山君權近爲成
均館提調集四品以下儒士講習經史○命

李文和傳旨都堂曰宋藝祖於國用之外別立內庫似為私藏也然嘗語近臣曰軍興飢饉須預為備臨事厚斂非長策也又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使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然則宋朝內帑之立非為私也自是泉貨金帛分命有司專職守也參驗之數防滲漏也今予置有備庫所以專應軍需其所入錢穀布帛令三司量入為出如有兵興臨時取旨量宜調度○慶尚道觀察使請賑飢民左政丞趙浚曰飢饉之民諸道皆然如

皆發廩賑之臣恐國無餘蓄 上曰廩尚有粟何不賑之○以旱求言言者皆以亟罷土木之役汰女官宦官之職早朝聽政親君子遠小人爲對於是罷宮闕造成惟功臣妻母封翁主外悉停宮主翁主宅主女官之祿使李文和問于都堂曰卿等所言雖切然不直書其事直指其人而徽諷何也○刑曹判書柳觀啓曰人之氣禀輕悍剛果柔懦怯弱不同故或有眞犯而能耐捶楚終不招承或有被誣而不忍苦毒終不脫免者掌刑者唯喜

人之承服不顧人命之重設法外之刑多方掠訊其罪未著而已斃於梃下有違聖上好生之德乞令中外用刑者止依律文以行拷問其法外之刑一切禁斷常令辨其辭色驗其證左要明其真僞不得妄加捶撻上嘉納之